

十周年
纪念版

诛仙第一部

萧鼎◎著

6

大结局

诛仙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日月无情，转千世屠梟雄！





珠仙



十
周
年
纪
念
版

诛仙^⑥

萧鼎○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诛仙. 6 / 萧鼎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387-3837-7

I. ①诛…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1410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王默涵

本版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音、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诛仙. 6

萧鼎 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60毫米×1050毫米 1/16 字数/348千字 印张/18

版次/2012年3月第1版 印次/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9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十周年序言 / 001
第二百二十二章·暗算 / 003
第二百二十三章·猥琐 / 010
第二百二十四章·会聚 / 015
第二百二十五章·相救 / 021
第二百二十六章·心意 / 027
第二百二十七章·重逢 / 033
第二百二十八章·诛心 / 039
第二百二十九章·别离 / 046
第二百三十章·伤口 / 053
第二百三十一章·回家 / 060
第二百三十二章·亲人 / 065
第二百三十三章·血兆 / 073
第二百三十四章·绝望 / 080
第二百三十五章·无憾 / 086
第二百三十六章·困惑 / 091

第二百三十七章·杀意 / 097
第二百三十八章·悲哀 / 103
第二百三十九章·别离 / 108
第二百四十章·阴谋 / 114
第二百四十一章·普德 / 121
第二百四十二章·恐惧 / 133
第二百四十三章·禁制 / 144
第二百四十四章·情缘 / 155
第二百四十五章·星盘 / 166
第二百四十六章·等待 / 177
第二百四十七章·暗门 / 188
第二百四十八章·凶猴 / 197
第二百四十九章·妖物 / 206
第二百五十章·死别 / 216
第二百五十一章·依偎 / 228
第二百五十二章·灵牌 / 238
第二百五十三章·召唤 / 248
第二百五十四章·天道 / 261
第二百五十五章·诛仙 / 270
尾 声 / 280

► 十周年序言

接到邀请写这个再版序言的时候，我才惊觉《诛仙》原来已经出版近十年了，回首往事，有些复杂而茫然的感觉。

当年刚开始写作《诛仙》的时候，我还年轻，还在人生的低谷之中，有许多事许多的打击，至今想起，仍是歉歉不已。回想当时的我，也许便是沉默一代中平凡的一员，原本我自己也以为，自己就这样度过一生。当年的心意，其实今天已经无法再清楚地表达出来，只记得那个时候穷困潦倒、一无所有的我，心里的愤懑无处发泄，最后，只能用笔和文字去写一个幻想中的世界，去写自己幻想中的人物。

希望自己强大，希望有人爱我，也希望我能爱别人，希望自己与众不同，梦想成真，所以动笔写了。

后来，这个故事，被很多朋友所喜欢，甚至超出了我自己曾经梦想的界限。很多年来，对此我无限感激，一直铭记于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读者们。

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且容我再拾秃笔，再写新章，有朝一日，江湖再见。

萧鼎

2012年3月12日夜于福州家中

第二百二十二章·暗算

月黑风高，万家灯灭，苍穹上乌云沉沉，不见有月亮，只有天际几点仅存的星光，闪烁着微弱光芒。

夜风从河阳城上方飕飕吹过，如野鬼夜哭，委实有几分寒意与可怖，这里刚刚历经浩劫，城里城外的街道上，更是一个人影都看不到。漫漫长街古道之上，只有偶尔被风吹落的几片枯叶，在其中孤独地翻滚起伏，飘向远方。

便在这诡异深夜里，从河阳城里忽地飘起一个黑影，如幽魅一般不似实体，悄无声息地落在城外，迅疾地向河阳城南边古道上掠去。而不消片刻之后，又有一道灰影紧追而来，死死盯着那个黑影。

这两人自然便是千里追踪的巫妖与上官策了，从南疆开始到如今深入中土，这一场追逐也算是旷日持久了。上官策一身焚香谷高深神通奇术，加上还有一柄神奇莫测的九寒凝冰刺法宝，巫妖应付起来大是吃力，但巫妖一身的诡异术法，每每出人意料，在绝无可能处化出千番变化百般腾挪，却也是让上官策头痛无比，一次次眼看就要将之擒下，却屡屡失手。

若是换了常人，遇到这种情况，多半便已放弃了，只是上官策却是身负焚香谷谷主云易岚的命令，巫妖身上多半有可以解开南疆古巫族天火之秘的法子，无论如何，这都是焚香谷志在必得的，所以一路之上，硬着头皮也追了下来。

不过这般坚持，倒也并非全属无用之功，二人的修行高低在那里摆着，巫妖短时间内难以与之抗衡，但是巫妖屡次凭借逃脱的种种诡异术法，被上官策——看在眼里，渐渐心里有数，时至今日，巫妖要想再次逃脱上官策的追捕，已是越来越困难了。

这一点，上官策心里有数，巫妖心中更是明白，无奈明白归明白，他却委实是无计可施。如果有法子摆脱这个如跗骨之蛆的可恶之人，这千里之上他早就用过不知多少次了，但上官策得享大名近百年，当年在南疆更是风云人物，其道行修行见识眼界，无一不是上乘，远非李洵等焚香谷第二代弟子可相提并论。虽然巫妖连施异法奇术，但居然一一被其看破，最多不过瞞个片刻，自己逃开一段距离，但过不多时，终究还是被上官策追了上来。

其实上官策，或者说焚香谷云易岚一定要将自己擒拿回去的原因，巫妖在几次与上官策的对话里，早已了然于心，但对他来说，却是决然不愿束手就擒的。

这一夜，眼看着身后的上官策越追越近，而前方古道快速地向后退去时，却少有遮挡的丘陵地界，反倒是地势渐渐平坦开阔，一片荒野出现在了面前。

在这种地方，还能逃到哪里去？

巫妖在蒙面黑巾下苦笑一声，发力掠去，但身后那风驰电掣的风声，却是一阵紧过一阵了。

就在他彷徨无措之际，忽地似有所感，像是发现了什么，转头向一侧望去。他名号为巫妖，顾名思义便知他所擅长的是何种道法神通，加上其本身体质异于常人，对鬼灵阴魂之气，更是比寻常修真之人敏感十倍，这还在大路古道之上，他在疾奔之中，仍是敏锐地发现这荒野古道一侧的深处，竟有股深沉阴晦的鬼气，在远远散发出来。

巫妖大喜过望，身躯在半空中一个急转，硬生生扭了过去，却是迅疾无比地向荒野深处掠去，追踪而来的上官策冷哼一声，身若浮萍，一飘一荡，说不出的自如随意，轻轻松松便也转过了方向，再度发力追了上去。

只是这略微一个耽搁，巫妖又拉开了一段距离，身影也显得略微模糊了，上官策却并未有多少担心，这长途跋涉一路追踪下来，他已将这个神秘莫测的巫妖一身本事摸了个七七八八，料想他也搞不出什么花样，此刻的他，多少已然有些猫捉耗子的心态了。

耗费无数力气，追踪千里，费神劳力，这还不得好好惩治你一下？

上官策心中冷笑，带着全盘大局在握的定心丸，轻轻松松地追了下去。

很快地，出现在巫妖面前的事物证明了他的猜想，这里果然是一处阴气极盛之地，在中土称之为义庄，也就是停放还未入土的过世之人尸身之所在，不过看那庭院小屋的破败程度，多半是废弃许久的地方了。

巫妖心中不由得有些失望，以他本意，这义庄阴气极盛，正是适合他许多诡异术法施展的绝佳之地，但废弃时日既久，效果便打了折扣，尤其是他有几门类似鬼道的异术，更

可操控尸体，威力颇大，这一路之上都并无机会施展，若是趁此机会突然施法，多半也可令上官策这老匹夫吃上大亏。

只是这义庄废弃许久，自然不会有什么刚刚过世之人的尸身躺在这里了。

不过纵然心中有些失望，但以巫妖心境来说，此地仍可以说是绝处逢生的所在，当下更不迟疑，黑色身影“嗖”的一声，掠进了义庄中那间看去阴沉沉黑压压的房子之中。

不过在他身影飘去的时候，脑海中若有若无地，也掠过一丝小小的迷惑：此处义庄废弃既久，但怎么这阴森鬼气居然还能如此强烈且持久呢？

这一晚月黑风高，义庄的小屋内更是漆黑一片，伸手难见五指。不过对于修道之人，特别是像巫妖这种体质异于常人的“人”来说，这片黑暗并非难事，很快他就“看”清了义庄屋子内大致的情况，此处果然是废弃多时了，周围墙壁上千疮百孔，残破无比，屋内前头一个原本应该是祭奠亡灵的案台，也已经倾倒在地，屋子正中，横七竖八躺着几具残破棺材，有一些甚至连棺材盖都没有合拢盖好。

耳听着义庄之外风声突然一紧，显然上官策又是紧追而来，眼看就要追到，巫妖更不迟疑，却是身子一颤，手中突然多了数枚奇形怪状的类似钉子的铁器，但全身却长满铁刺，然后看也不看，手指弹跳如飞，只听得“嗖嗖”之声不绝于耳，这数枚怪物瞬间都没入黑暗之中，飞入了小屋各个角落。

而每一个怪物消失在黑暗之际的时候，尾端之上都会突然散发出淡淡的蓝色光环，但也只是一闪而过，转眼即逝。随着这些怪物镶入这屋子黑暗之中，这屋中原本就刺骨的阴气，突然间更是十倍地强烈起来，直如能刺入骨髓一般。

巫妖冷笑一声，眼角余光一扫，整个身体忽然如没有丝毫重量般飘了起来，径直飘向屋子墙角的一具棺材。这具棺材看去平平无奇，盖子也没有盖好，歪了一半在外面。

巫妖悄无声息地滑了进去，常人看来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他却似乎很是喜欢，而且随着他的身子滑进，那斜斜歪倒的棺材盖子，也被他顺手给盖好了。

下一刻，风声骤然停歇，屋子之中顿时一片肃静，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上官策的身影，出现在了屋子的门口。

巫妖躲在角落的那个棺材之中，心中大定，正好这棺材残破，有几道细缝在木壁之上，他透过缝隙将上官策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心中更是得意，只要上官策一时不察，再向这屋子中间走上两步，便会触发他设下的“阴魅”奇阵，借助此地异常强烈的阴森鬼气，必定会打上上官老贼一个措手不及。

他心中正期待着，但看上官策似乎也十分小心，并没有急于进来搜索，而是就站在门

口处，小心翼翼地向着屋子之中仔细张望着，看来一时半会儿也不敢大胆进来。

巫妖心中有几分失望，暗骂了一句老贼当真狡猾，回过神来，这才慢慢开始注意自己置身之地。

不料，他这一顾及回神，却只在片刻之间，只觉得脑海之中“轰”的一声，险些将自己吓得魂飞魄散。

他置身的这棺材之中，竟然还有一个人！

其实以巫妖之特殊，这棺材之中莫说有个人，便是有个死人，再说难听些，哪怕是个骷髅，他也是视若无睹，难保还会感觉有几分亲切也说不定，但偏偏居然在他身下棺材之中，竟有一个活人！

而此人从他进入这个小屋到滑入这个棺材后，竟然完全不为他所发觉，甚至连呼吸声也没有。巫妖惊骇之下，全身都微微颤抖起来，但总算他勉强残存的理智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大声叫喊或者破棺而出，但额头后背手心，却已经布满冷汗。

但下一刻，更令他吃惊的事情，被他发现了，那就是他身下的这个活人，赫然是没有呼吸的……

没有呼吸的活人！

巫妖在片刻之间，已经判断清楚，自己身下这个同棺之人，的确是个活人，因为两人同在一个棺材里，根本没有多少多余的空间，以他之敏锐，很快就发觉了此人心脏正缓缓跳动，但不知为何，此人的口鼻却是一动不动。巫妖悄悄伸手过去探了探，半晌之后，竟然没有一点动静，此人的确是没有呼吸的。

巫妖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这匪夷所思的变化就发生在身前，巫妖本想暗算上官策，但此番心神大乱，一时竟无法集中精神，气血隐隐翻涌。只是他毕竟也是道行深厚之人，心念一动，立刻发觉不妙，急忙暗自催动真法，平定心志，片刻之后，这才安定了下来。

然而，就在此时，在巫妖正盘算如何面对这个意外情况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意外，再一次令他目瞪口呆、手足无措。

整具棺材，突然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声音：

“啪！”

就像是什么东西合上了一样，声音很轻，几乎难以听见，但在这小屋之中，在这些修行深厚的人耳中，却完全是两回事了。

上官策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霍然转过身来，盯着这个角落。

而巫妖愕然之余，瞬间只觉得自己置身的这具棺材，突然从四面八方散发出一股诡异

妖力，丝丝缕缕如绳如麻，竟是将这个棺材内的空间紧紧制住，以他一身神通，遇上这股莫名其妙的妖力，竟然完全没有抵抗余力，刹那间便动弹不得，生生被这无形妖力给锁在了这具棺材之内。

巫妖的魂魄，似乎都要被吓出体外了。

但是，似乎还嫌不够一般，此时此刻，在棺材内黑暗的空间中，他身下那个感觉中是个胖子的“活人”，突然像是醒过来一样，睁开了眼睛。

两个人的目光，在半空中，在这个诡异的气氛下，对视……

然后，那个不知名的胖子，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对着巫妖，微微笑了一下。

上官策紧紧盯着屋子中间的那个角落，但并没有立刻过去查看。他虽然没有巫妖那种特殊的体质，但以他的道行，自然也能大致分辨出这屋中的景物，同时以他的见识，当然也知道这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但他并不是巫妖，上官策从来也不会喜欢义庄这种地方，特别是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来说，他就更不喜欢这种地方了。

同时，以他的道行，在他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发觉了这个屋子之中，阴气之盛委实非同小可，远非是寻常普通的一个义庄可比。巫妖精通哪些种类的妖法异术，他比谁都清楚，而现在这个地方，显然正是巫妖最喜欢的处所。

所以要小心！

上官策潜运真法，护住全身，仔仔细细又再度将这间诡异的小屋查看了一圈，确认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后，他慢慢地迈出了脚步。

只是他的脚步才迈了一半，忽地又缩了回来，同时右手寒光一闪，九寒凝冰刺已经出现在了手上。

老人家，似乎总是特别小心的。

他终于向着角落的那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屋外，一阵阴风吹过，“呜呜”直响，令人毛骨悚然。

上官策全身戒备，这小屋之中一丝一毫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耳目，但周围黑暗一片，除了静默还是静默，竟是没有丝毫声息。

他冷笑一声，忽地扬声道：“老夫早已知道你就在这具棺材之中，老友，你再不出来，可别怪我连人带棺材一起打，给你苦头吃了。”

没有回答，四周还是一片沉默。

上官策怒哼了一声，道：“装神弄鬼！”

说罢，上官策更不迟疑，踏前一步，同时手中九寒凝冰刺银白寒光暴涨，周围的温度登时冷了下来。

但就在上官策蓄势待发之际，突然从小屋之中另一侧角落里悄无声息地飞出一道淡淡蓝光，周身被阴气包裹，向上官策背后袭去。

上官策本是全神戒备这周围情况，但这由巫妖设下的阴魅奇阵，自身阴力完全收敛，通体竟可以吸取周围阴气包裹起来，上官策道行深厚，可以感觉出此地气脉的一举一动，本是为了了不起的神通，不料这个时候，却恰恰成了弱点，被巫妖看准这点，搞了一个偷袭。

上官策并未感觉周围异常，直到那枚阴魅接近他背后三尺距离之时，风声陡急，阴力大盛。他这才悚然而惊，电光石火之际，他一身深厚道行暴露无遗，当机立断即向前踏了一大步，于间不容发之际生生拉开了些许距离，同时九寒凝冰刺从手间瞬间飘到了身后，一片寒光乍起，银白光辉顿时照亮了整间小屋，只是这诡异气氛之下，原本十分漂亮的光辉此刻看去惨白惨白的，实在令人头皮发麻。

只见银色光辉从九寒凝冰刺上散发出来，转眼在上官策后背化作一小片光盾，在最危险的关头，将那枚阴魅给弹了开去。

只是还未等上官策喘息片刻，他刚才踏出的那一大步，已然全面触动巫妖适才所布下的阴魅奇阵，顿时只见这小屋中数个角落里蓝光闪现，数枚夹杂着阴森鬼气的阴魅激射而出。而更诡异的是，刚才他弹开的那枚阴魅，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圆，竟然如有人牵引一般，再度悄无声息地向上官策后背袭去。

上官策仓促之下，一时竟弄了个手忙脚乱，但他毕竟不是常人，九寒凝冰刺光芒闪烁，冰芒所指，不消片刻，这间小屋中似乎从屋顶到地板上，都蒙上了淡淡一层薄霜。

而在这刺骨冰寒之下，被诡异法力催持的阴魅似乎也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数枚闪烁蓝光的阴魅先后慢了下来，同时阴魅似铁非铁的器物之上，只不过这片刻时间，竟然结了厚厚一层冰。虽然它们的速度仍然很快，但就这么一缓，已经让上官策缓过手来，登时在银白惨光之中，“铮铮”连续数声，数枚阴魅都被九寒凝冰刺给打落在地，落地的时候，多半是被九寒凝冰刺寒气所倾，但见冰块之下，落地的阴魅赫然都碎成了几块。

上官策于极险处转危为安，破了巫妖的阴魅奇阵，忍不住哈哈大笑，向着那具棺材喝道：“如今你没法子了吧，还不出来束手就……”

一个“擒”字还未出口，突然上官策脸色大变，面容扭曲，发出了一声痛楚至极的大吼，整个人倒翻了出去，“轰隆”一声巨响，竟将墙壁撞了一个大洞，飞了出去。在他身形之间，赫然可以看到其后背细微淡蓝光辉闪烁，却是刚才第一枚阴魅不知何时，竟然完全避过了他的耳目，重创于他。

小屋中这几下惊心动魄的激斗，巫妖与他身下那个神秘未知的胖子都透过棺材的缝隙看得清清楚楚，尤其是最后那一下变起仓促，以上官策之老到，竟然仍遭暗算。

黑暗中，那个神秘胖子眼中居然有了几分赞赏之色，突然间居然开口说道：“你居然能将阴魅这等鬼物祭出后再度掌控，这份修行倒是难得啊。”

巫妖第一次听得此人开口说话，心中一惊，但听他口气以及眼色，似乎暂时并无敌意，而且此际他自己心中也是心情激荡，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道：“你错了。”

那胖子倒是有些意外，怔了一下，道：“我哪里错了？”

巫妖叹了口气，道：“前面这些阴魅奇阵是我布下的没错，但是最后那枚阴魅，却是另有高人掌控，与我无关的。”他恨恨地道，“我若果然有那等修行，也不会被困在这里了。”

那胖子皱了皱眉，不再说话了，巫妖看了他一眼，只不过几句话的工夫，他已经大概察觉了这个胖子的情况，此人的境遇几乎和他差不多，也是被困在这个诡异的棺材之中的，但与巫妖不同的是，这个胖子身上明显还有一股更强大诡异的力量，禁锢住了他全身气脉。

巫妖心中不禁暗暗吃惊，现在他所置身的这个棺材上所布置的禁制之强大，纵然以他的修行之高，却仍然足以将他禁锢得无法动弹，但是对这个胖子来说，似乎某些人还嫌不够，仍然要在其身上布下令人畏惧的诡异术法，将之困住。

那么这个胖子如果没有禁制的话，他的道行岂非高得吓人？

而想得更深的话，能够制住这个胖子的，又会是怎样恐怖的人物？

巫妖脑海中瞬间乱成一团，中土大地，藏龙卧虎，竟是远过他所料。

便在此刻，小屋外头传来了上官策的怒吼声：“这里还有哪位高人，请现身相见，背后暗算，算什么英雄？”

小屋之中，巫妖与胖子对视了一眼，显然上官策也是目光如炬，一眼就看穿暗算击伤他的绝非巫妖，而是另有其人。

这时只听得一个银铃般悦耳的声音，从这个阴气森森的鬼屋顶上传了下来，带着几分讥讽、几分愉快，道：

“你不是说装神弄鬼吗？我就要让你看看，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

巫妖和那个神秘胖子被困在棺材之中，自然是看不到小屋顶上这个女子是何人，但是上官策站在庭院之中，此刻强忍剧痛，抬头望去，忽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寒声道：“竟然是你？”

那女子声音笑道：“不是我，还是谁？呵呵……”

笑声清脆，自带着一股动人心魄的媚力，森森夜色之下，却只见一个苗条身影独自坐在屋顶，眉目如画，眼波似水，万种风情，绝代风华，却不是九尾天狐小白，又是何人？

第二百二十三章·猥琐

上官策只觉得背部伤口周围一片麻木，同时冰凉的阴寒之气绵绵不绝地从那枚阴魅之上蹿入身体中的气脉之中，如被万蚁啃噬，剧痛难忍。

不过片刻工夫，他额头上已是冷汗淋漓，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站在屋顶上的小白将上官策的窘态看在眼里，面上笑意看去更浓了，大有幸灾乐祸的意思，笑道：“没想到吧，老鬼，你也有今天？”

上官策一咬牙，口中冷哼了一声，强自支撑身体，厉声道：“妖孽，你居然还敢现身见我？”

小白“哈”的一声笑了，似乎听到什么最可笑的话语，袖袍一挥，整个人轻飘飘从房顶飘了下来，落在上官策身前不远处，微笑道：“我不敢出来见你？是啊，我胆小，不敢见你，所以出来给了你一下当见面礼，这才敢出来相见的。老鬼啊，你害得我在那玄火坛中幽居了多少年，这一次，我不好好感谢你，真是对不起你了。”

上官策满面怒容，但心中却着实有些惊惧，当年在玄火坛中，大半是靠着玄火坛本身地火灵力，加上其时还在的八凶玄火法阵残阵，这才将这只千年妖狐镇压其中，否则以九尾天狐的道行，他还真没有把握就一定能对付得了。

只是如今时移事异，九尾天狐已然挣脱一切禁锢，偏偏自己一时大意，还遭到这妖孽暗算，元气大伤，只怕多半不是她的对手了。

此刻，荒野之上夜风萧萧，四面八方传来鬼哭狼嚎之声，似乎在这凄凉深夜，无数夜鬼同时哭泣，阴气大盛。

义庄之内，小白与上官策依然对峙。

虽然上官策已经受了暗算身负重伤，但看去小白并没有立刻动手对付这个夙敌的打算，相反的，她似乎只是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上官策，如猫抓耗子一般，面带讽刺之色。

上官策自知此刻自己最需要的，便是找一个安全安静的地方，运功疗伤，逼住伤势，但眼前站着这么一个高深莫测的千年妖狐，实在令人恼火不已。

恼怒之下，上官策恨声道：“你既然执意要来对付我，为何还不动手，站在那里不动，是何用意？”

小白微微一笑，道：“我没事啊，说给你听也没关系，我可不像你们这些人类，总是恨人生太短，我呢，可是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不知怎么打发，所以我就站在这里，慢慢看着你好了，

反正我有耐性得很。”

上官策听在耳中，差点气得七窍生烟，这妖孽摆明了就是要拖住他，明知他身有重创，偏偏不让他有机会疗伤，如此时间一久，上官策自然疲于奔命，不消九尾天狐如何动手，只怕他自己先支持不住了。

无奈何上官策知道归知道，但对小白这等颇有些赖皮的法子，却当真是束手无策。打吧，身负重创，对方道行高深莫测，多半难以取胜；不打吧，伤势越来越重，拖下去更是死路一条。看来其他法子都没用，只有落荒而逃了。

只是小白一双水汪汪看似勾魂夺魄的眼眸，清清爽爽地将上官策看得死死的，连他自己也没多少把握，能从小白手中逃脱。

这可当真是四面碰壁，身处绝境了。

上官策面如死灰，面上愤恨、恼怒、畏惧、焦灼，种种神情一一掠过，小白看在眼里，心中大乐。

她被焚香谷众人囚禁在玄火坛幽居多年，若非鬼厉无意中解开封印，真不知道是不是一辈子都要待在那个鬼地方，这里头的苦楚当真是难与人说。是以在小白心里，对焚香谷上官策这些人，实在是恼恨到了极点，虽说当日她与鬼厉遁逃出来之后，颇有一番彻悟，也并没有故意回头去找焚香谷的麻烦，但此番是上官策自动送到眼前，她哪有当做没看见的道理？

慈悲为怀，与人为善，那都是九尾天狐心情好的时候做的事，但她从来不是不记人过、宽以待人的菩萨心肠。

想到得意处，小白忍不住笑出声来，这多年的怨气，今晚似乎都发了出来，当真痛快。

上官策的心情自然就没有小白这么好了，相反，看去他的伤势似乎已经难以压制，全身都开始微微颤抖起来，阴魅魅力升腾，淡淡蓝色光辉，笼罩了他的背部。

小白的笑意更浓了，上官策口中喘息之声越来越急，忽然，他向着小白连着走近了几步，小白眉头微微一皱，面上微有戒备之色，上官策虽然落难负伤，但此人一身修行到底是非同小可，小白也不敢过分大意。

只是匪夷所思的事，转眼发生。

只见上官策满面痛楚，脸上青筋暴起，看去是伤势大发，似乎就要撑不住了，而他本人，更是双眼翻白，脸上闪过一丝畏惧，“扑通”一声，竟向小白跪了下去，口中哀求道：“狐仙姑，你饶我一命吧！”

若说上官策出手便是惊天动地的神通妙法，小白多半也是凝神接招；就算此刻上官策突然一声大喝，然后旁边跳出三五十个焚香谷的高手来，小白也能接受这个现实。

但面前这个突然跪倒哀求饶命的老头，给小白的印象完全颠覆了过去所知，一时之间，